



树鬼

柳营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THE GHOST OF THE FOREST



树鬼

柳营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THE GHOST OF THE FOREST

© 柳 营 20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树鬼/柳营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6.1
ISBN 7-5313-3022-9

I. 树… II. 柳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41895号

树鬼

责任编辑 常 晶 邓 楠

责任校对 白 光

封面设计 冯少玲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Email: dengnan810525@yahoo.com.cn

联系电话 024-23284385

传真 024-23284385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辽宁省新闻出版学校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 140mm × 215mm

字数 140 千字

印张 6 插页 2

印数 1—15000 册

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2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86244858

《镜子》

——博尔赫斯

我是一个对镜子感到害怕的人；
不仅面对着无法穿透的玻璃，
里面有一个不存在的无法居住的空间
反映着，结束了又开始；

我自问：是什么命运的乖张，
使我这么害怕一面照人的镜子？

——摘自阿布日记

/

她，阿布。长得不错，会聚了江南女人身上普遍的特点，秀气，苗条，个子不高，眼睛大而清澈，鼻梁挺直，皮肤白皙。

阿布属马。

她的星座是双鱼座。

她的幸运数字是7。

她的幸运日是星期五。

她的幸运地点是近水的地方。

有条河绕小城而行。小城有一条窄而长的主街。主街后面是一条同样窄而长的巷，叫布衣巷。阿布的家就在布衣巷里。屋子背河而建，窗户外风景就是河上的风景。每天早上洗衣女的棒槌声，便是阿布起床的钟声。

阿布在小城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后，又去省城读了大学。刚上大学时，曾为清晨听不到河边的棒槌声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时间久了，也就勉强习惯了。

这样的习惯多少有些无奈，一有机会，阿布就会跑回布衣巷里住上几天。对她来说，每天能够在棒槌声中醒来，是件幸福安宁的事。

大学毕业后，阿布重新回到小城，在一所重点中学教

语文。

两年后，阿布再次离开……

表面上看起来，好像是为了一个男人。很致命。

2

又过了两年，阿布带着摄像机回到布衣巷。

这是阿布离开后第一次回家。那段时间里，阿布已经开始尝试着拍纪录片。带着摄像机回来的阿布，想拍拍自己的父母亲。

阿布拍父母亲上街买菜，去河边散步，吃饭，洗脸洗脚，上床睡觉。父母起先不同意，阿布骗他们说，拍着玩的，是想练练手艺。父母便也就配合了。

当时，阿布一边拍一边痛苦：我是一个下陷阱的人。

但阿布明白，她需要一种形式，她希望通过镜头来解读一种语言，一种只属于父母亲的语言。她想在语言背后找到一个答案。所有的都是秘密，都是不可知，它们潜藏在阿布的内心深处，那些角落的暗处深不可测。阿布明白，无形中，自己被那些角落里散发出来的气息纠缠折磨，时间越久，气息越浓，让人窒息。阿布被那股轻柔强硬的气息紧紧地缠绕，她想寻找一个出口。一道门就在眼前，可是不知如何打开。镜头也许是一种方式。

回家后的第三天下午，下了场大雨。

下雨时，父亲正在街上。

半个小时前，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的母亲突然想晚饭时给阿布做一碗鲜鱼汤。做鲜鱼汤就得有鲜鱼。于是，父亲就被母亲派出去买鲜鱼了。

父亲提着两条鱼出现在门口时，全身都被雨淋透了。

父亲一出现在门口，母亲就忙着去卫生间拿来干毛巾，给父亲擦脸，找来干净的衣服，让父亲换上，而阿布扛着摄像机跟在他们后面。

晚上，父亲咳嗽了。没两天，父亲就咳嗽得很厉害了。

母亲因为家里有活要忙，让阿布陪父亲上医院，上医院阿布也不忘带上摄像机。

父亲输液时，阿布问父亲，自己小时候有什么有趣的事情。

父亲对着摄像机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阿布想了想又问，小时候自己有没有可爱之处。

父亲仍旧什么都说不出来。

阿布心里很难受：父亲怎么连女儿童年的趣事一件都想不起来呀。一个小女孩子，怎么可能没有一丁点可爱之处，可父亲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自己在父亲眼里真就那么糟糕吗？他或许只看到我让他生气的地方。成长过程中，全都是让他生气的东西。父亲对她似乎是一无所知的，他从来没有耐心去了解过她，她在他眼里一点也不重要。

父亲或许看出了阿布的情绪，想了半天，突然说了一句怪头怪脑的话，你小时候不太说话，很独立。

阿布想，你说我不太说话，是因为我害怕说话，我怕一不小心说错了，被你骂。你说我独立，我哪里是独立呀，我心里很依恋你，只是你很严肃，或者是被你打骂怕

了，不敢表达出来而已。

阿布彻底地难过。

陪父亲回家的路上，两个人全都沉默。这样的沉默对阿布来说已经很习惯了。记忆中，父亲和她之间连续对话似乎从来都没有超过五句。

到家时，母亲正在院子里浇花，是月季花。阿布喜欢月季，以前布衣巷里的一位老人就喜欢种月季，他知道阿布喜欢，经常会送她一两朵。

父母亲好多年前就已不在布衣巷住了，他们在新区盖了一幢三层的小洋房。阿布仍旧坚持住在布衣巷的老房子里，她说她喜欢那里的气味。

送父亲去医院看病的那天晚上，她回到布衣巷，在自家的阁楼里找出以前写的日记。阁楼里有一张奶奶留下的老桌子，老桌子在上大学前一直都是阿布的书桌。日记就锁在老桌子最下面的抽屉里。离家两年，回来，又一次翻开小时候的日记，页页都能牵动内心深处隐蔽的疼痛。

阿布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写日记了，因为没人说话，就学会在无人的时候与纸交流。日记上清清楚楚地记着小时候父亲如何莫名其妙地痛打她，为一丁点阿布自己都不知道错在哪里的小事情严厉地责骂她。

第二天早上，回父母亲家时，阿布把三年级写的那本日记带在身上。吃过午饭，父亲上楼午睡，母亲坐在楼下的餐厅里用阿布以前给她买的牛角牙签剔牙缝儿。中午吃红烧牛肉，母亲牙齿不好。

阿布在母亲面前紧张不安地走来走去，想想还是拿出了那本日记，随便翻了几页让母亲看。上面记的都是父亲

如何打骂她的事。

母亲拿着日记本，很吃惊。阿布的摄像机镜头对着母亲的眼睛，对着母亲手里的日记本。

母亲问阿布，为何要在日记里记这些东西。

阿布说，被打骂后觉得难受、委屈，又加上没人安慰她。

母亲说，那么小小年纪就记这些东西？

阿布说，小小年纪，难道就没有感觉了吗？

母亲张开嘴，看了阿布一眼，面带忧伤。后来，母亲给自己点了一支烟。烟是阿布熟悉的“双叶”，那么多年来，母亲一直都抽这个牌子的烟。

母亲抽烟时，阿布又和母亲说了几句话。母亲低着头，没接阿布的话，只是看着自己右手的食指，自顾自地说，手指里有一根刺，都已经两三个月了，还在里面，自己用针挑，左手拿针不方便，没法挑。让你爸挑，他眼睛又不太好，试了好多次，还是没挑出来。

阿布凑过去看了看母亲那个有刺的指头，发现指头有些红肿，透明的红肿，刺就在那里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但刺得很深。阿布把镜头对着母亲的手指。

一支烟很快就灭了。母亲站起来，到厨房洗碗去了。

阿布捧着三年级时写下的那本日记，听着厨房里传出哗啦啦的水声；心里很痛，心想不应该和母亲说这些。可是，似乎有一股力量，让她不得不说。

阿布想，为了能够摆脱那些让自己痛苦的东西，说一说或许会有好处。

晚饭后，一家人都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，电视开着。

镜头对着父母亲。

阿布问父亲，童年时为何要殴打我，不断地殴打。

母亲说，那时候教育孩子都这样。

父亲说，我忘记了。

阿布并不是要追究什么，真的一点这样的想法都没有，只是想和父母谈谈，只要自己能够开口，能够和父母交流，心里便会好受些，至少是敢于去面对了。

阿布说，怎么可能忘记了。

父亲说，是忘记了。为何要记住？

阿布说，有些事情忘不掉。

父亲问，你想记住什么？父亲说话的时候动了动屁股，可能感觉有些不舒服。

阿布说，小时候我很沉默，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挨打，我总是提心吊胆。你经常打我，有时候把我的脑袋都打乱了。我很小就知道什么是胆战心惊。我心里藏着太多的恐惧和不安，它影响了我的生活，一直影响着，到现在。

父亲转过头来，看了看母亲，然后沉默。

母亲脸上有惊讶的表情。

过了许久，父亲说，我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，但我不会说请你原谅的话。

阿布说，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，或者我只是想知道你当时的想法。

父亲不再开口，又坐了一会儿，便站起来离开镜头。母亲也跟着离开。母亲从沙发上站起来时看了阿布一眼，眼神里全是忧伤和埋怨。母亲从来都是向着父亲的，她是父亲的尾巴。阿布想，也许是母亲的爱成就了父亲这般固执的性格。

阿布原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问。要问的那件事才是阿布真正渴望知道真相的。可是他们离开了。阿布想站起来跟着他们进房间，但想了想，还是没有那样做。

阿布关了摄像机，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就坐在父亲刚才坐过的那个位置上。她能觉察到，她的问话就如刀一样捅向父亲，父亲不曾料到，她会这样直截了当地和他对话。阿布能看到父亲脸上显露出来的痛苦，似乎是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威受到动摇的痛苦，但那痛苦却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显现出来的，阿布无法读懂。

阿布难受无比。她不明白父亲为何要回避她的问题，她只是想试着面对小时候留在记忆里的疼痛，她只想努力去放松。想让父母亲帮帮自己，她想试着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，也试着想让他们了解她内心的真实。她不知道父亲为何不愿意谈起那些事情。

母亲把一切责任都推向那个环境，那个时代。

父亲可以不用回答，但至少应该说一句抱歉的话。但父亲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承认，他还是觉得，他那时的殴打是对的，是有理由的。他不应该回避。

阿布痛苦而又无助地想，我真的想正视内心里的阴影，真的需要帮助。为何就不能够心平气和地试着交流交流？为何要逃避？

又在家里住了两天，阿布渴望父母亲能够主动和她谈谈，但他们都已经开始对她充满了警惕，他们甚至很少与她对话。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，谁都不开口，连周围的空气都显得有些紧张。

阿布很无奈，只好背起摄像机，又一次离开了家。

3

他是父亲的朋友。

父亲属虎。他也属虎，天蝎座。

爱上他后，阿布有一年多时间里几乎天天都要研究星座。星相学上说，双鱼和天蝎，是绝配。阿布的血型是B型，他的血型是O型。两者是辅助血型。阿布属马，他属虎。按中国传统相学所说，马和虎是最佳属相之配。

阿布将自己的出生日期和他的出生日期配在一起，反复地查对，无一不说是天造一对、地设一双。阿布喜欢这样的结论，有时看到好的，还要认认真真地抄下来，一个人躺在床上，仔细地看，浅浅地笑。笑过后，心里便有了雾一样的忧郁，因为眼前能够感受到的幸福，全都是纸上的东西，非常虚幻。

窗外是河，星光洒在河面上，偶有渔船点着灯，从河面悄然地划过。那样的夜，美好而忧伤。

他在另一个城市里生活，是个摄影记者，曾是父亲中学时候的同学。

小时候是见过他的，那时候他也住在布衣巷。阿布十岁时，他们全家都搬走了。十五年后，又见到了他。这时，阿布已经大学毕业，做了一年多的中学老师。

再见时，全都是不一样的。

他不再是阿布记忆中的他了，小时候记住的只是一个

外在的形象，就像一幅平淡无奇的画。十五年后，阿布却在那幅画里闻到了花草的香味，清水流动的声响，画布经受岁月后留下了特殊的芳香。他不再是平面的画，而是一个立体的男人。是一个二十三岁女人眼里的男人。

阿布平时中午在学校就餐，因为学校也在城市的新区，晚上便到父母亲家吃晚饭，吃了晚饭后再骑车回布衣巷。那天快放学时，阿布接到母亲的电话，说她和父亲还有父亲的一位朋友在餐馆里等她，让她放学后直接去餐馆。

父亲的那位朋友就是他。姓林。

阿布进包厢时，他们已经开始吃了。阿布稍微有些紧张，站在那儿没有马上入座。坐在父亲旁边的林见她进去，马上站起来，给她拉开椅子，边拉椅子边说，这就是阿布？我离开的时候还是个小丫头呢。

他的声音很好听。富有磁性、深沉温和。

阿布笑笑，靠母亲坐下。

父亲说，是以前布衣巷里的林叔叔。

阿布看着他。高个子，瘦弱，戴眼镜，穿一件枣红色的圆领羊毛衫，头发稍长，略微有些灰白，但有光泽。窗户旁边的衣服架上挂着一件黑色的中长风衣，没见父亲穿过，想必是他的。黑风衣配枣红的羊毛衫，应该不错。记忆中有他的影子，但再看他时，似乎又不是他。他就坐在她对面，朝她微笑，是纯净慈爱的目光。

阿布突然感觉心里有些痛，针一样扎过来，有揪心的感觉。她低下头去，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：饿了。

菜点的很不错，肯定是母亲点的。在家时，母亲确实是个很好的厨师，她为父亲而做。父亲喜欢吃什么，她便

为他做什么。阿布的口味被父亲同化了。这天的菜几乎也是按父亲的口味点的。母亲在任何时候似乎都以父亲为主，父亲是她的全部天空。她是父亲的影子，一个活着的影子。

阿布埋头吃菜。

他们一直在谈话。

阿布听着，很少开口。有父亲在，她一般都很少开口说话，她在父亲面前说话有障碍，总感觉自己表达得不对，没自信。从小就这样。

晚饭后，大家一起去父母家喝茶。阿布坐了不到十分钟，便起身和母亲说，想回布衣巷去了，明天还有课。

林抬头看着阿布，觉得奇怪，问：怎么还住在布衣巷。

母亲说，她固执，非要一个人住在布衣巷不可，说喜欢那里的气息，心里觉得踏实，曾强行让她搬到这边来住过，却说整夜失眠，没几天，就只好又让她搬回去了。

当阿布朝林点头告别时，林站了起来。他说他也想去布衣巷走走，看看十五年后布衣巷的夜。顺便送送阿布。

两个人是走着回去的。林推着阿布的车，阿布走在林的左侧。一路走着，也没怎么说话。都是不善言谈的人。

是初春的夜晚，还有寒意。

阿布那天穿了件青灰色的厚毛衣，一条红色的厚棉布长裙。白天刚好，但晚上走在街头，却颇有些冷。阿布看了看旁边的林，瘦弱高个儿的穿风衣非常好看。他身上有些烟草的香味，隐约还能闻到羊毛、檀香的味道。她稍稍慢走两步，在他后面跟着，用难以满足的、好奇的目光审视他。她知道，他身上有些特殊的东西正在吸引着她，

但她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东西。

有风。

林微微低下头来，轻声问阿布，冷吗？

阿布用双手抱了抱胳膊，说，是有点冷。

林沉默。街头没什么人，两个人的脚步声像一条长长的带鱼，拖在后面，又飘又沉。

又走了一段路，林脱下风衣，递给阿布。

阿布拒绝。她怕他也冷。

林说，没事的，披上吧。他边说边将风衣披在阿布身上。是绸缎面料的，轻而柔软，却很有垂感。阿布将自己套进带体温的风衣里，宽大的风衣让她产生了些怜爱自己的感觉来。身子在风衣里变小了，似乎被某些柔和温暖的东西吸住了，阿布喜欢这样的感觉。

不多久，就到布衣巷了。

林在布衣巷口站住。说，这里原本有棵老樟树的。

阿布说，我十一岁那年，老樟树彻底死了，后来就被人砍掉了。

林说，可惜了，那时大家经常聚在樟树底下，喝酒吹牛拉家常。

阿布笑笑。两个人往巷子深处走去。有狗叫声从巷尾处传来，一声高一声低，在静寂的夜晚，听得人倍感亲切。

林一边走一边向阿布打听巷子里那些他熟悉的住户。有的人搬走了，有的人已经老死。阿布陪着他从巷头一直走到巷尾，听他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的脚步声，以及他对流逝的岁月的感叹。

一直走，风吹起那件黑色的风衣。阿布将手伸进风衣

的口袋，把风衣往身上紧了紧。柔软而温馨。有淡淡的烟草味以及成熟男人身上的体香从风衣里散发出来，飘在阿布的周围。阿布心里有了些微妙的颤动，那颤动里略带了点温暖的恐惧。

以后的几年里，阿布一直想买一件和他同样的风衣。每年秋天来临的时候，阿布便会留意街上的服装店，希望能遇到一件自己想要的那种风衣。偶尔也能碰上几件款式相似的，前后买了差不多有五六件，却怎么也穿不出林披在她身上的那件风衣给她带来的感觉……

两个人在巷尾的毛竹林前站了一小会儿，然后往回走。

林说，多年来一直想回来看看，可都没成行，这次回来，主要是想拍拍这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小城，拍它的老城门、老街、老店铺、老房子，出一本摄影作品，也算是了却一件心愿。

阿布说，好呀。

林说，听你父亲说你散文写得不错，如果可以，想请你写这本作品集的文字稿，你肯定会有感觉的。

阿布说，好呀。

到巷子中间时，阿布就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停下了。四周很静，巷里的人似乎都已经睡着了，巷子里弥漫着浓厚的睡眠的气息。幽暗潮湿。

时间是晚上九点半。

林说，明天真的有课吗？

阿布说，是的。想了想，又说，是下午的课。

林说，时间还早，我想去巷子后面的河边走走。

阿布笑笑，没说话。